



不只是漫畫家——蔡志忠專訪

劉宇珍

「漫畫是我的母語。」他如是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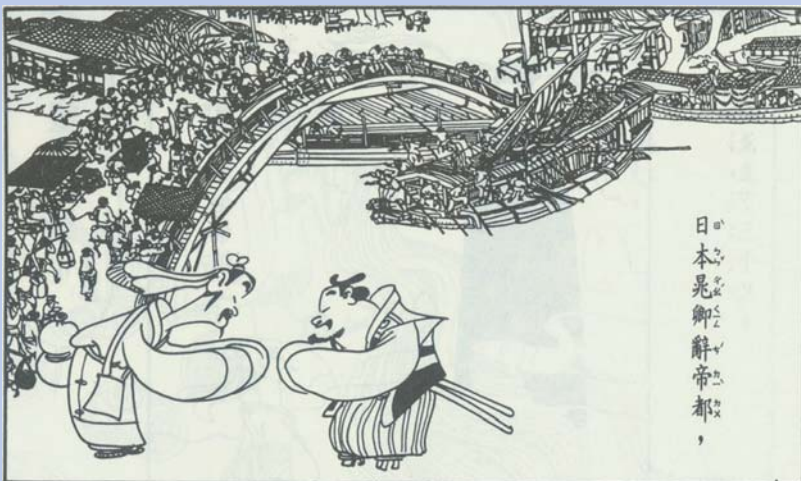
蔡志忠喜愛讀書，只因喜歡，所以成畫。

他臨摹各種中西畫作，

也成功地轉化運用到現代漫畫中。

不過，他，不只是漫畫家……





圖一 北宋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是蔡志忠最常運用的背景（取自《自然的繡簪—莊子說一》、與《花間的細訴—宋詞說》。

大多數人家裡或多或少都有些蔡志忠的漫畫書；有人藉此初探《莊子》，有人隨之沉吟唐詩。畫裡不時出現古版畫的山水樓閣，江邊柳岸則

日本晃御辭帝都，



花間的細訴 宋詞說

是〈清明上河圖〉裡熱鬧的坊市漁船。寬袍大袖的人們，或遠望、或憑几，既有古趣、又不失滑稽。雖然他後來也讓現代人跳出來說故事，但這無疑是最典型、最為人熟知的蔡志忠風格。

他的作品被譯為廿二種文字，在

四十四個國家或地區發行，並曾一口氣囊括金石堂年度銷售排行榜的十一個席次。是什麼讓他如此暢銷？是他不同於美、日的中國古典畫風？還是他解釋原典的能力？

沒有人真正作過調查。但這兩個可能的答案，卻絕對不是偶然。



圖一 蔡志忠翻閱著當年在文昌出版社時所作的漫畫。書架上的資料夾，是他已發表、或未發表的構想；矮桌上、牆面上也擺滿了金銅佛像。然房裡的資料夾或佛像，都只是總數的一小部份。

手臨一遍

當他決定不再作個受人雇約的漫畫家時，他開始自修中西藝術史；他自修的方式，就是臨摹。

一九六三年，還來不及念完初二

家的旅程。他走的是武俠奇情的暢銷路線。在當時笑傲漫畫界的文昌出版社，蔡志忠一待四年，直到入伍，月收入破萬，共出版二百多本漫畫，他至今仍珍藏著當年畫稿。公司裡管吃管住，有半數同事（約四十人）生活在一起。每周領完薪水，一夥人便晃蕩到西門町作襯衫西褲，或看電影、或打撞球，愣愣地作了不少瘋狂事，恣意而開心。

然而

那樣飛揚的年紀、那樣豐厚的薪水，卻隱伏著自我與外在的危機。武林俠情，不免事涉荒誕，談不上什麼自我實現。



圖三 出版社會舉辦抽獎活動。右起第三位「蔡志昌」，即是蔡志忠當時的筆名；而右起第一位「藝南」，則是今日東立出版社的老闆范萬楠。

當一九六〇年代末，國立編譯館祭出連環漫畫審查制，蔡志忠有感於危殆的局勢，擔心大環境不容他畫漫畫時，自己卻仍只是個這樣的漫畫家，便決定退伍後無論如何一定得離開文昌。

離開不是說說就行的。他以王獻之寫盡池水的決心磨練自己，逐一臨摹所有找得到的中西人物畫作，「不管用得上用不上，反正全部都走了一

遍」他說。作品中常取來作背景的北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便是那時候的臨摹成績之一。要喬裝西方人的筆法畫牛頓、萊布尼茲，當然也是不成問題。正是這樣的毅力，才能讓他將中國古代豐富的圖像，成功地轉化、運用到現代漫畫中吧！

同樣的專注與工夫，也帶領他攀越一座又一座的人生山頭。退伍後，憑著自修的藝術涵養，他爭取到光啟社美術編輯的位子。那裡雖有最先進的動畫設備，卻少有人能像他一樣耐住性子，一格一格地「臨摹」迪士尼動畫。從中揣摩的技巧，奠下他日後〈七彩卡通老夫子〉的賣座佳績。他也可以為了搞清楚佛像的編年與斷代，利用往來台北與溫哥華的飛航旅程，對著帶有年款的金銅佛照片仔細描摹。曾有鄰座日本旅客見他畫得那樣精采，竟欲將行囊裡的巧克力拿來交換！「眼觀千遍，不如手臨一遍」這不僅讓他建立起自家兩千多尊的佛像收藏，還出版了《中國金銅佛像》，教人如何鑑賞。這些年來鑽研

數理所消耗的計算紙，疊起來亦已超過兩公尺高，「本以為排起來可以繞地球半圈的，算一算還不到新竹。」他不忘幽自己一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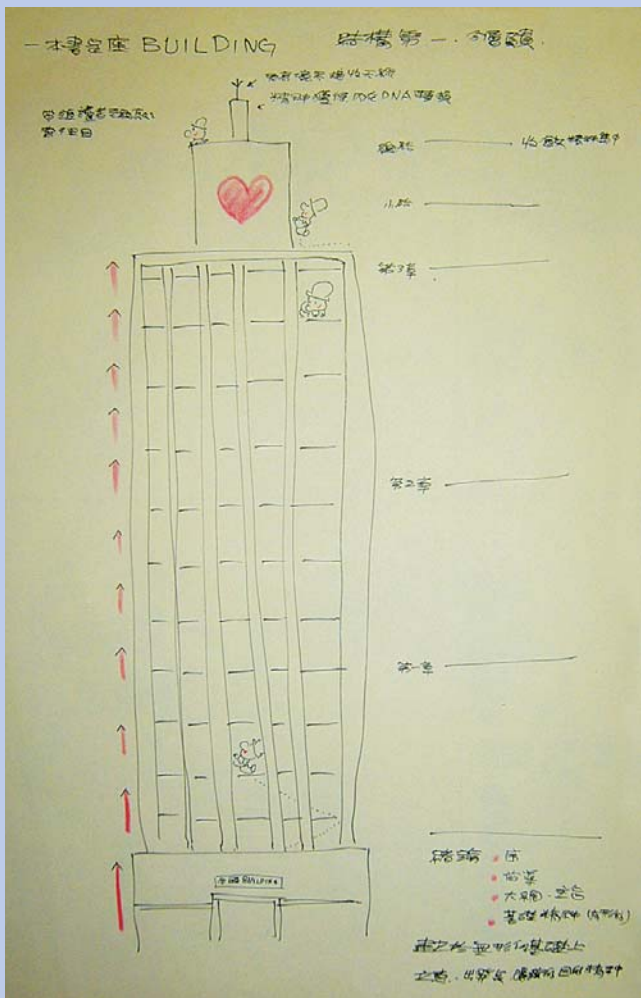
有條不紊的大腦結構

蔡志忠認為自己這一生從來沒有遭遇過挫折。「我很小時就下定決心，不管發生什麼事，每一天、每個

門鈴、每通電話，都是好事！」他堅持：「運氣是自己決定的，即使被開除，換家更好的公司就是了。」他的不疾不徐、成竹在胸，應來自其安適恬淡的心理素質。而這份安全感，更可說是他熱愛思考、重視條理的結果。凡事只要想得通透，還有什麼好耽心的？

他講究結構。出書如蓋高樓，樓

圖四 蔡志忠為每個點子都蓋了座「Building」。



內的使用空間（賣點所在）、視覺空間（美術設計、氣氛呈現等）、和運動空間（怎麼帶出賣點），全是設計重點。「一樓一定要有很漂亮的 lobby，讓人不知不覺走進來；」末了，「還要有個崇高華麗、可以讓讀者自己想像的理想。」他也注重進行的方式：如何從前菜進入主餐，讓各道菜各自扮演滿足味蕾的不同角色，漸引入齒頰感受的最高潮，再意猶未盡地作結，都在他計劃之內。

然而他更重視系統，「沒有系統的成功，只算是中一次樂透。一定要發展出一套程式，可以持續下去，並維持一貫水準」他強調。他樂於和不同領域、不同專業的人結合，創作媒介因而多元，行銷網亦隨之擴大。相信有不少人在搭乘長榮航班或阿囉哈客運時看過他漫畫所改編的動畫；今年入秋以後，中國大陸上任何一個國際機場、任何一個四星級以上的書報攤，也將可見到蔡志忠英文版漫畫的蹤跡。從閱讀整理資料的步驟，到跨國市場的行銷，都是他系統化觀念的

實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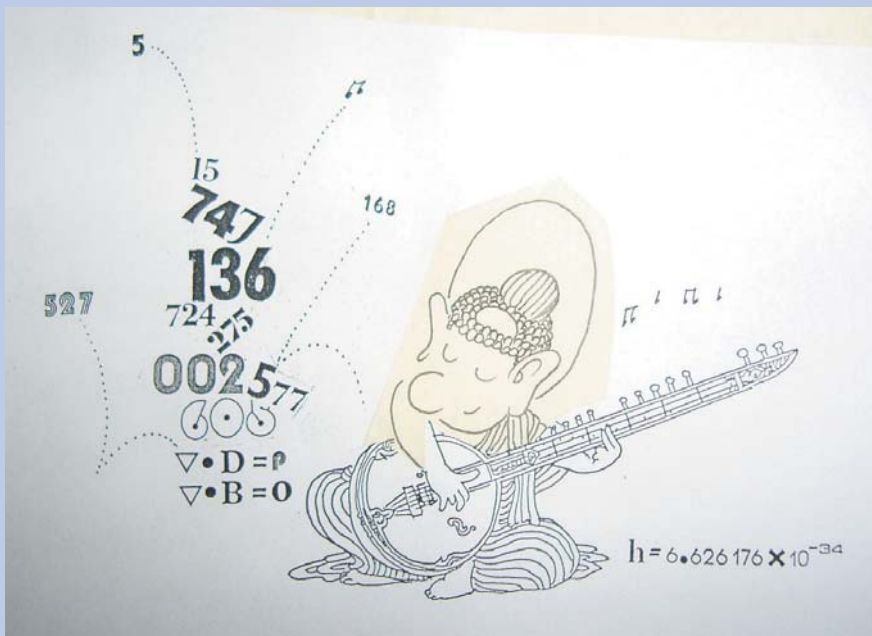
看來似乎繁密，這些結構原則卻是他與生所俱。很少聽他使用「呃：這個：」等爭取思考時間的虛字。他在台大旁聽時的筆記，也是乾淨清爽、層次井然，文字與可愛漫畫相互輝映，教人無法想像那是聽課當下的成品。

他曾說：「漫畫是我的母語。」數行短句、幾幅逗趣圖像，便是他表述自我時最習慣的方式。在結構知識的當下，猶不忘美感的營造。他雖可以下筆千言，卻總覺得「然而」、「因此」等連接詞太過累贅。或許，再怎麼縝密的組織，還是得點綴一點空白，才能呼吸。

現在翻看廿年前的《莊子說》，他覺得有些構圖還可再鬆一點、留白再多一點。細心的讀者不難發現，他的作品裡有不少重複出現的形象。「我所有的東西都是組合、組合、再組合而成的。」在電腦製圖的年代前，他

圖五 蔡志忠的漫畫行銷各國，各地版本皆有其特色。圖為泰文版《愛情的哲學》等系列叢書，比中文版還可愛呢！





圖六 看得出拼湊的痕迹嗎？佛像的頭是新畫上的，其餘則是別的畫稿的影本。

便懂得利用元件來創作了。他的工作室裡備有最精良的影印機，用來複製筆下的圖像。或大或小，比例隨人，

可以不斷重整；有時直接拼貼，有時則剪下局部貼到白報紙上添畫其他形象。一顆枝繁葉茂的樹，可以由無數同樣造型的樹枝合成；一個落拓文人在書房，自也可以加扇屏風，躲個偷窺美少女，變成另一個故事場景。成敗端賴組合出的成果，「境界」，亦是從這裡追求。

快樂的事

他每天凌晨兩點多起床，三點半左右達到創作高峰。清明的心境，源源不絕的靈感，讓他的畫筆停不下來；隨手一張紙，都可以任意揮灑。他不稱之為工作，而是「快樂的事」。他很自豪地說：「有人一輩子都不知道自己真正想幹嘛，我四歲時便已找到人生的方向。」他決定自己一生都要從事跟畫畫有關的事業。

三歲半開始思考，四歲即認定畫畫為畢生職志，他把這等夙慧早熟，歸諸其宗教背景。蔡志忠一出生即受洗，至今猶是個標準的天主教徒。宗教訓練讓他自然而思索人生的意義

與價值，更是他通往西方世界的窗口。「那裡不只有咖啡腰果餅乾，還有彩色的米老鼠漫畫和大力水手。」教堂的環境，除了讓蔡志忠在小三階段便已讀遍所有碰得到的西方文學名著，也埋下他走入漫畫世界的種子。

初中階段，蔡志忠開始涉獵中國古典文學。他體認到老師能給的東西畢竟有限，書中所說亦多侷限一隅，所以很早就養成了鎖定主題、大量閱讀的習慣。之所以有能耐以漫畫語言表現經典，實是多年來持續閱讀的累積。讀了《莊子》，心有所會，便有了第一本《莊子說》，也開啓漫畫中國經典的系列。

他其實不帶一絲推廣中國典籍的機心。只因喜歡，所以成畫；就像花兒不是為了取悅人類才綻放。人們僅僅是因著這自然現象而受惠，正如大家讀了他的漫畫會對先哲思想有些領會一般。

因此，他討厭為了某種目的，刻意去做一件事。「那是違背自然呀！」他說。

畫佛收佛

然而，八〇年代末期，蔡志忠舉



圖七 同樣的一景，出現在《千古的絕唱—唐詩三百首》，也出現在《兵學的先知—孫子說》。（上出自孫子說、下出自唐詩）

家移民溫哥華。一旦成了異地的子民，才體會到什麼是故鄉。他感到：「很丟臉，怎麼就這樣拋棄了台灣這個母親？」蔡志忠覺得自己有義務主動地為人群做點事。

他決定要畫佛經；讓東方人自己

來畫東方的智慧。

文化人

從「如是我聞」的起句與「信受奉行」的結尾，他領悟到佛經本是佛陀說法的講稿，人們應當實踐佛所宣說的思想，哪裡只是嘴巴誦念而已？他花了三年的時間研究佛典，就在將要動筆之際，陷入了難關：到底要畫哪種造型的佛像呢？是八卦山大佛、還是日本鎌倉古佛、或是藏式佛像？為此，他走進光華商場，買了生平第一尊金銅佛。擺在房裡，燈光供養，益發顯出其莊嚴美好，遂開始了他數千尊的佛像收藏。

將畢生佛像收藏捐贈給國立故宮博物院的彭楷棟（新田棟一）先生，便是蔡志忠的多年老友；他們也因故宮多年前舉辦的「金銅佛像特展」而結識。蔡志忠家裡擺了幾尊貼有「故」字標籤的佛像，原先都是彭老先生的收藏。「彭先生非常重視在故宮展出的這件事，連裝箱時故宮所貼的封條都保留著。」蔡志忠說。

在彰化縣花壇鄉長大的蔡志忠，小時候只能從郵政總局所發行的文物郵票認識故宮，長大後才透過出版品了解故宮的收藏。和多數人一樣，他會趁著去外雙溪踏青的時候，「順便」來這裡一趟。也許，唯有以著放鬆的心態，才能將故宮從高不可攀的殿堂形象中解放出來。「故宮本來就是大家的故宮！」曾擔任故宮「我的清明上河圖」四格漫畫評審的他，認為擴大社會參與層面，應是博物館值得努力的方向。

他不但是國手級的橋牌高人，也喜歡露一手撲克牌魔術。他自信地說「我可以任意掌控手裡面的每一張牌！」這可不是在書店買本圖解魔術技法回來苦練成的，「這是我小時候自己亂想出來的。」很可以想見當年那個對世界充滿好奇的小孩，每天忙著探索一大堆「為什麼」。

翻閱著寫滿公式的資料夾，蔡志忠淡淡地說：「現在要改行作理論物理學家了！」他是認真的。他不但要藉佛陀與眾生的對話來描繪數理知

識，還打算發表物理學理論，「像愛因斯坦一樣」。沒學過微積分，卻在計算太陽周邊密度時，自己發現微分的概念，這個十五歲即輟學的漫畫奇人，憑著好學深思，獨自穿梭於枝柯蔓生的知識叢林，想從一粒沙，窺知宇宙的奧秘。然我們卻一直只當他是個漫畫家。

他的書房裡還有好多好多資料夾，存放著無數已經架構好的點子，除了科學，還有公益、教育、政治……他興致勃勃地快速展示，卻又語帶玄機地落下一句：「不告訴你。」

為什麼？

「我其實不喜歡告訴人家我打算要做

什麼；趕快把它做出來再說吧……」
他解釋道。

那就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

圖八 金銅佛像是蔡志忠客廳的主人

